

靜靜的羣山

第 二 部



靜 靜 的 羣 山

(第 二 部)

〔日本〕 德永直著

蕭 蕭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德 永 直
静 カ ナ ル 山 々
(第二部)

东京角川書店，1955年9月。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673 字数 312,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frac{7}{16}$ 插页 3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600册

定价 (6) 1.40元



作 者 像

代 序

亲爱的中国讀者：

“靜靜的群山”第二部，和第一部一样，曾發表在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上，登載的期間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到十二月。作品中的人物也和第一部相同，都是作者以自己最亲近的工农大众作为原型的，也是日本正在斗争着的工农阶级讀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讀者最拥护爱戴的人們。

不消說，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連文学也处于资产阶级势力的控制下，所以“靜靜的群山”这部小說也受到排斥，多数刊物和报纸都不肯登載評論或是介绍它的文章。因为这样，这部作品虽然在日本共产党和斗争中的工人团体中，以及在持有民主倾向的学生中間大受欢迎；但不属于这些范围内的多数日本国民却还不知道。

我认为日本进步文学的这种痛苦，和那些在工厂、在地里劳动着的人們，那些在受美国和日本壟断资本家剝削的人們，那些为了想改善穷困生活而进行斗争，因而不得不忍受解雇、失業、被捕等迫害的日本进步工人和农民的命运是一致的，这是一种光荣的痛苦。

这部作品，打算写到第三部就告一結束，現正从事第三部的

写作准备。整个作品的总的主题，是想写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日本的国内情况，主要描写那家疏散到日本長野县下，以生产蚕丝闻名世界的岡谷市市区来的东京电气器材公司工厂工人們的斗争，以及他們和当地进步农民成立了工农联盟，共同抵抗使日本从被占领状态进一步陷入殖民地状态的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走狗——殘存的日本帝国主义份子的迫害的英勇斗争。

作品中描写的时代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〇年，第一部以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第二部以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为背景。換句話說，就是从日本投降到美国对朝鮮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段时期，这战后的五个年头是美国变本加厉地推进它的殖民地政策的时期，同时又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日本人民的民族独立意識迅速成長的时期。

代表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我认为东京芝浦电机制作所（作品中的“东电”）的斗争是最典型的；“东电”在全国拥有四十三个工厂，三万工人，他們的斗争虽是間歇的，但一直繼續了五年。在这三部曲里，我就把“东芝川岸工厂”（作品中为川添工厂，下同）——“东电”在全国四十三个工厂中最頑强地进行斗争，成立工农联盟，發展到地域斗争的工厂——作为原型。

在第一部里，描写了川岸工厂的青年工人古川二郎、池部新一、大野木熊雄等人物在和资本家斗争中發展成为有阶级觉悟的自觉的战士的路程；写出共产党员在这拥有五十年历史的川岸工厂的烟囱下首次诞生的经过。第二部描写当地农村——偏僻山区里被古老的封建因習所束縛着的贫穷的农民們，通过耕地改革斗争和川岸工厂的工人們結合起来的路程；把古川二郎、大野木熊雄、池部新一他們的爱人山中初江、山中菊、鳥澤蓮等人的故乡——鳥澤小村作为中心，主要描写了日本农村的现状：老共产党

員鳥澤文也和他的兒子鳥澤元也等人組織农会的困难的經過、这些人对那些和美帝勾結在一起破坏耕地改革的地主們进行的惊險斗争。第三部还没完成，我打算描写受美国資本支援的“东电”公司的資本家們，和發動侵朝战争的美帝勾結，共同迫害革命工人，利用劳动强化和解雇等手段来剥夺战后日本工人通过斗争取得的全部胜利果实，写出他們破坏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日本民主力量，企圖絕灭侵朝的后患的陰謀。同时描写为了抵抗这来势凶猛的反动攻势，工人和农民团結在一起所进行的、战后日本最壯烈的斗争。

因为这样，“靜靜的群山”第二部主要把被称为日本最多山的長野县下的一个农村作为舞台。这个农村正是日本今天的实际状态。中国讀者們对于日本的农村風景、日本农民的性格和日本农村古老的風俗人情怀着怎样一种感觉，是作者的最感兴趣的一点。第二部在日本讀者之間比第一部更受欢迎，其中描写农村，特别是描写一些年老的貧农們站起来斗争的經過，被認為是書中最精采的部分。

例如說，書中有大野木熊雄为了“亲迎”赴山中菊的老家的場面。“亲迎”在日本是新郎到新娘家去和新娘的父母兄弟等一同喝酒，和新娘的家里人認亲的一种典礼。新郎还需要僮相跟他同去。在这部小說中，就由大野木的伙伴古川二郎充任他的僮相。新娘也需要僮相。亲迎后，接着便是把新娘接到新郎家去，举行結婚典礼。做完这两个典礼，結婚典礼算是告終了。不过，点缀这些典礼的还有許多五花八門的風習。無論“亲迎”或是“結婚”，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当主人的必須把在座的客人統統用酒灌醉，使他們不能回家。这些情节在这部作品中也写进去了，就是“穿草鞋”的那一段。想来这是一个真正奇怪的風習了。書中的大野木、

古川等三个人都成为这个奇怪風習的俘虜，在新娘家喝得大醉。

一方面，在自己的閨女出嫁的时候，当父母的又必須为她置办家具、寢具等妝奩。在这部作品中，也有山中菊的老父亲——貧农山中善五郎背了很多債替閨女阿菊置办妝奩的場面。中国讀者們，在这方面，你們的家乡有怎样一种風俗習慣呢？

在拥有兩千多年历史的日本农村中，如今还有很多古老的風俗習慣；不过，在据說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的你們中国的乡村里，我想一定会有更多有趣的風俗習慣。我認为很好地了解这些風俗習慣，才是在建設新的东西的路程中迫切需要的。我衷心希望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尽可能早日訪問日本，同时日本的工人和农民也拜訪你們的国家，以加深彼此間的了解。

我認为从事劳动的人，不分日本或中国，都是爱好和平、具备各方面最丰富的經驗的人。同时，正因为从事劳动，他們是最充实的、最富有人性的人。为了早日实现我們的理想，我們大家共同努力吧。

偉大的国家——中国的讀者們，我从日本东京遙遙向你們問候！

德永 直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日

目 次

代 序	1
第 一 章 角倉一族的人們	385
第 二 章 “‘耕地委員’是啥玩艺兒?”	405
第 三 章 积雪下的呼声	426
第 四 章 “新”和“旧”	447
第 五 章 “二·一”罢工前夜	474
第 六 章 检查机器的机器	496
第 七 章 “不跳舞的人是白痴?”	529
第 八 章 积雪融化的时候	554
第 九 章 抡起镰刀	578
第 十 章 守夜的人們	592
第十一章 紅色酒桶	611
第十二章 “仗打败了，没办法!”	634
第十三章 哥哥与妹妹	656
第十四章 忙碌的季节	678
第十五章 “不愿意再活了。”	695

第十六章	“綠化家鄉的羣山!”	711
第十七章	“你，要是着急事就上那樓梯吧!”	729
第十八章	“媽的，得了‘螢葵’哩。”	749
第十九章	“咱沒耳朵听你們的，回去!”	763
第二十章	在聯合演說會的晚上	777
后 記		807

第一章 角倉一族的人們

鳥澤金太郎推着自行車，順着一條通往三棵松小村的山坡路走去。他穿一件皮領的空軍兵士服，頭上戴着皮棉帽，樣子比過去活潑得多了，但脖子上照樣還圍着白布；看來支氣管還不太健全，每把穿着長統膠靴的腳邁開一步，就噙着鼻孔直喘氣。

原來，三棵松的小松剛才給岡谷市內金太郎的木器店打了個電話，說是從角倉的東京總公司來了客人，叫他馬上去，他現在就是往小松家去的。但是，除了這件事以外，要是見到了小松伯父（就是小松信義的父親謙義），他還得馬上回答他的問題，所以金太郎一路上都在翻來復去地想着這件事。

“金太郎君！金太郎君！”

山坡下傳來了一聲呼喚，但是因為逆着風，所以正在埋頭思索的金太郎沒有聽到。

“從角倉公司來了客人，叫你馬上就來。”金太郎大致也猜得到是一件什麼事，但對他說來，另一個問題卻比它更為重要。十天之前，小松伯父把他叫了去，勸他去當岡谷市議員補充名額的候選人，他雖然不太肯定，但好歹總是答應了。當時伯父就叫他準備十萬圓左右來作活動費。金太郎既然答應當候選人，就不得不早日把多嚕能籌到這筆費用的日期告訴他。“卖掉一部分山林嗎？”

金太郎曾經一再这样想过；可是直到現在却仍然打不定主意，这就是他的苦悶的根源。山林正在一天天地漲价。因为，就連这个地方也很快地傳来了消息，說是：“山林和草原都沒被包括在这回頒布的‘耕地改革法’中。”所以金太郎剛剛稍微吐出一点風声，昨天晚上就有岡谷市的一个捐客赶着夜路爬到烏澤小村来拜訪他了。

說实話，金太郎并不想花費卖掉山林这么大的一笔代价，去換取一个市議會議員的位置。可是，他为了長久之計，却不得不吃点眼前亏。不幸的是今年年初，当他剛剛開設木器工厂的时候，幣原內閣执行了“旧幣冻结”政策，他的工厂也受了影响，制造出来的成品沒有銷路，倉庫里堆滿了存貨。要是能混到市議會里去，尽管是个只有二十来个职工的小木器工厂，但也会找到获取“新幣”的門路，那些存貨也可以賣給机关和学校的。

“金太郎君！”

剛才那声音已經是从很近的地方傳来了。

“您早！”一个男子向他接連行了兩個礼，打着招呼，一面把自行车的把手从金太郎手里接过去代他推走。这个男子是竹內忠一。

“您也是得到了小松先生的通知，要上他那兒去的吧？啊，是吧？”白皙矮胖的竹內，在浮腫的眼皮里閃爍着笑意；他穿着一身黑色工作服。此刻正是川添工厂在作業的时候。

“電話里要我把过去的賬本都帶去，所以馬上跑来了。哎，这对于川添工厂說来，是个非常重大的問題哩。您的看法怎么样，呢？”

走在前头的金太郎，心里仍在盤算着自己的問題，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声：

“可能是这样吧。”

山坡路順着山腰拐了一个大弯，轉向相反的方向，眼前出現了三棵松小村，頓時視野就开朗起来，后面，諏訪湖从山与山之

間露出臉來了。這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初旬快到中午的一天，天氣十分晴朗，是冬天里很少見的，連蓋着白雪的八岳山峰上也看不到一朵浮雲。

“不，一定是這樣！……”竹內忠一獨自滿有勁地說。“今天叫我們去的小松先生，我想一定是胸有成竹的。金太郎君，這對於咱們川添村也是個重大的事情呀！真是的……我呀，暗地里就猜到會有今天，早就把賬目整理出來了。瞧，在這兒哪。”

竹內因為自己被列為村里有勢力的人物之一，興奮起來了。尤其是曾經當過縣議會議長和民主自由黨支部顧問，被尊為“小松先生”的當地頭號政治家小松謙義竟親自打電話請他，更使他高興非常。他攏着手里的自行車把手扭着身子，把夾在腋下的一个包袱指給金太郎看。

“這里面是角倉能向‘東電’公司去申請的一切債權。數目可不小哩；包括地產、房產、生財，並且還有為了更換設備而遭受損害的繅絲機械、工具、設備、資材，還有……”

現任川添工廠工會干部兼村議會議員的竹內，最近挺喜歡在說話中加上“重大的”、“並且”等等字眼。他一面使勁推動自行車的前輪，一面滔滔不絕地講着。

“‘東電’公司不是利用軍部的力量來搞垮我們這個‘丸一繅絲’的嗎？現在，東電應該把一切機械和工具原封不動地交還給角倉才對，我是這樣想的。您的意思怎樣？”

金太郎也猜想到小松伯父把這些可說是角倉一族的人招集到一起，目的不外乎是想商量竹內所說的這個問題；但是他對這件事卻不太感興趣。他從親自體驗到的一些經驗里知道：今天的事業並沒像農民和地主們想像的那麼簡單，有了土地和機械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我么，我是这样想的……”金太郎开了口。

但是，川添工厂的职工中属于所谓“縱絲留用人員”、战前被称做“賬房先生”的这个忠一，却不等他說完，就执拗地把嘴湊到他的耳边說：

“今天流行的是人造絲，美国不买生絲了，‘东电’那个工厂就应该由角倉来經營。是吧，您以为怎样？”

金太郎一听，就尖着嗓子嚷了起来：

“胡說！角倉做这种小气的事么？他再不济也是日本最大的縱絲資本家呀！”

坐落在三棵松小村村口上的小松公館，四周圍繞着一道石牆，正面有一座設有“武士窗”^①的过堂門，仍然遺留着从前在川添村首屈一指的大地主的威風。

同是接到通知而从工厂赶来的信义在穿厅門口迎接了他們。兩人走进內屋一看，那里已經聚集了所謂角倉一族的六七个乡亲：那个仍然穿着国民服和打着綁腿的、花白平头的男子是住在下川添小村的現任川添村村長星野傳藏；那个身穿一件自家織的茧綢細条紋夾衣規規矩矩地并着膝盖、一只手橫空托着粗烟袋的老头兒是新田村的村議會議員角倉才一郎；那个似乎是才复員不久、穿着取掉了肩章的軍官服的男子，是上川添小村的地主大貫源兵衛；那个身穿皮坎肩兒、弯着背脊、翻开上眼皮不时偷看着別人的是鳥澤小村的地主角倉茂雄；在座的就是这几个人。被尊为“小松先生”的害着風湿病的老人，毫不客气地伸出一只害病的脚，照例叫那个又像女佣人又像姨太太的女人按摩着，一面在跟那背着

① 在門房朝路的一面設置的小窗，古代守衛的武士从这窗洞中窺望外面的情况，在战时则用做槍洞。

壁龕坐着的西裝“客人”——角倉東京總公司的董事——高談闊論。

“松井君，三井、三菱、住友、安田，^①這幾家都決定要解散了，是真的么？”

害風濕病的老人正在談這個問題。出差到上諏訪分公司來的角倉總公司常務董事給紙煙的煙霧熏得細眯着眼，恭恭敬敬地點了點頭，老人就“嗯”了一聲，深深吸了一口氣，馬上就劇烈地咳起嗽來了。

“那，那麼，角倉也得解散嗎？”

“不至于吧！”穿西裝的常務董事笑了。“請放心。像這樣的一點纖維資本，老先生，就是把各公司的都合起來也沒有多少哩。”

在座的人們都不由得隨着笑了起來，只有老人一個人還在別氣。

“可是，如果安田給解散了，那無疑地會影響角倉的呀。啊，對吧？”

“當然，話是這麼說嘍……”

那位把頭髮分梳得清清楚楚、還不到五十歲的瘦子常務董事，却並沒有改變自己的主張。他手按着火筷，伸直上半截身子，用溫和的眼光望着老人。

“雖是說要根據‘禁集法’^②解散財閥，但實際上財閥是絕不會就此消滅的。譬如說把企業化整為零，更換工廠名義；要是銀行，

① 這幾家都是日本的大財閥，也是侵略戰爭的後台老板。

② 全名為“禁止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原是根據波茨坦對日公告的精神制定的，以“加強日本民主力量之經濟活動”為目的，實行解散日本大財閥的一種法令。1947年年底由美軍總司令部頒布。但這個法律是專為美國統治利益服務的，日本壟斷資本反而為此復活。

就分散資本，更換名稱等等，方法是很多的，但一句說完，聯合國的目的是不讓巨大集中資本的力量來支配政治。”

“嗯，這是很顯然的，嗯。”

在座的人們都緊張着，輪流地看着公司董事和老人的臉。他們雖然不太理解董事的話，但也明白這個“禁集法”和那用幾乎像沒收一樣的代價來收買他們的土地的莫名其妙的權力是同出于一個來源。

“所以，如果和我們公司有密切關係的安田資本要化整為零的話，那我們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一些影響，……我不打算向各位做專門性的說明了，……不過，儘管化整為零吧，但股東還是股東，並沒有因而彼此斷了關係。總之，應付的辦法是很多的，而且……”常務董事說到這裡，從背心口袋裡掏出懷表，好像擔心火車時刻似地望了一下，然後煞有介事地繼續說，“而且，這個……，‘禁集法’究竟能不能按照規定的計劃實行，還是一個疑問。說是說，做是做，把日本的企業資本力量完全搞垮了，對方也有感到不方便的呀，所以……”

“嗯！那麼，美國是反對‘禁集法’的嗎？”

常務董事給老人這麼大聲叫了出來，好像着了慌，連忙舉起一隻手來，手邊的袖扣閃閃發亮。

“不，這個么，先生……”

他吞吞吐吐地就這麼含糊着，臉上現出苦笑。不但是老人，連所有在座的人都一齊注視着松井常務董事的臉。

“這個嘛，我也搞不清楚。總之，那個叫做蘇聯的很是討厭，而且在‘總部’^①里又有一個叫做威爾茲休什麼的部長，是個極端

① 指駐日本的美国占領軍總部。

反卡特尔、反托拉斯的人……”松井常务董事觉得对乡下佬講話真够呛，就苦笑着把下面的話含混过去，望着大家。

“这一点非常微妙。目前我也不能再加解釋了。总之，总公司正在費尽心机，暗中进行着对付的办法，所以各位也不必担心吧。”

在座的人們終究都是角倉的股東，又都生長在角倉企業的發祥地川添村，是屬於角倉一家的人，尤其是害風濕病的老人，他雖然光是名義也曾經擔任過總公司的董事，是松井的老前輩。

老人還是悶悶不樂，不時地唉聲嘆氣。突然間，他把正在給他揉腿的女傭人的手一摔，又大聲地說了起來：

“那麼，總公司究竟打算怎樣處理川添工廠？打完仗以後已經過了一年啦。是不是把工廠送給‘東電’公司了？”

“不，並不是送給‘東電’，不過……”常務董事說，又掏出懷表來望了一下。“在戰時的混亂時期中，由於要辦軍需工廠而向其他公司所提供的工廠，在全國範圍內還有好幾個；這些工廠都還沒有整理呢。”瘦個子的常務董事懶洋洋地回答，因為問題不大，他好像在說“總公司還沒功夫來考慮這些小問題哩。”

“這麼拖沓怎麼行呀！呃，角倉是從川添工廠，就是从丸一絲廠生出來的呀！說起來它是咱們的老祖宗！把老祖宗丟着不管，咱們這些住在这里的子孫怎麼能有臉見人呀，啊？”

常務董事受到了老人的責備，把理得很漂亮的頭接連鞠躬了兩次：

“那麼，回去以後馬上通知他們調查當時的賬目，採取適當的措置……”

可是，老人不等他說完，就急忙對下座招了招手。

“賬本已經弄出來了。——喂，那個，叫什麼名字的，喂，你，